

入眼迷花

著



人道是：韶华胜极为谁留，开到荼蘼花事了。
而事实上，这花事了得并不简单，
这里面的弯弯绕，把个俊男靓女都绕晕了。
绕出了爱，亦绕出了恨，结果是爱恨情仇，好不热闹。

荼蘼乱

荼蘼乱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蘼乱 / 入眼迷花著.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80220-364-8

I. 茶… II. 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7115 号

茶蘼乱

出版人: 田 辉

著 者: 入眼迷花

责任编辑: 张光红

特约编辑: 齐雪娇

装帧设计: 锐园设计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 100044)

电 话: 88417359(总编室兼传真) 68469781(发行部) 88417417(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子邮箱: cpbh1985@126.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690mm × 980mm 1/16

印 张: 23.25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0-364-8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楔 子

大梁朝熙宁十年的三月。临安城正是草长莺飞、桃红柳绿，美景夹道的好时光。

江尚武随着人流走进清波门的时候，一阵沁凉水汽挟着微香扑面而来，一身细汗顿时收了。

放眼望去，城门不远处便是一泓碧水，世间鼎鼎有名的西湖。有船娘划小舟穿梭其上，间有几艘雕梁画栋的画舫缓缓摇开，垂柳荡漾，落红缤纷，悠悠丝竹中，细细传来几声叫人脸红耳热的荡魂笑声。

只有这样的地方才能养出那种性子的人来吧！那般的任性妄为，那般的天真烂漫，还有那盛到极处的笑……他无心欣赏美景，径自进了城门，跟人打听了吴国公府所在，沿万松岭向东行了约莫三里地样子，只见一片金碧辉煌依山傍水，亭台楼阁延绵不绝，便是大梁朝开国功臣吴国公方清远的赐第了。江尚武轻呼口气，他步上台阶拾环敲门，侧首小门吱呀一声应声而开，有个俊俏小厮探出头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番，问道：“这位公子有何贵干？”江尚武从怀中掏出一块手掌大小、五彩丝绦系着的铜牌，忠厚淳朴的脸上赔着笑。俊俏小厮恭敬地接过铜牌仔细验了验，又抬首看了看江尚武的脸，眼中流过一抹疑惑，仿佛有些不可置信。不多时，有个一身翠绿色丝衣的女子手执一柄团扇分花拂柳而来。姿容淡淡，鬓间只插着一支式样简单的玉簪。纵是他这样的人，只是站在一旁，便觉着一股清雅之气涤人心肺。这女子名叫碧蔓，江尚武是认得的，是吴国公独生掌珠的贴身大侍女。一年前，他就见过了。

碧蔓漫不经心地点点头，眼光扫过江尚武，淡淡道：“你来了。”仿佛早已预知了他的到来。江尚武轻轻“嗯”了声，不敢直视，垂下头来。“你跟我来！”碧蔓团扇轻摇几下，当先自去。江尚武愣了下，连忙跟上。俊俏小厮奇怪地望着江尚武远去的背影，喃喃道：“怪事怪事，几时小姐的口味变得那么特别了？”江尚武虽已走远，但他自幼练武，

耳力极强,这话仍旧听得一清二楚,心里不由怔了怔。穿过了四五重院子,吴国公府的华美奢侈自不用言,下人们男的英俊女的姣美,就连他这样的眼界也不由得心下叹息,一路看来竟没有一个是凡品,便是连洒扫庭院的粗使仆人放出去也能傲视众生了。一路上与碧蔓问安打招呼的下人数不胜数,但每个人看到她身后的江尚武却都神色古怪,仿佛他脸上开出了花一般。

江尚武垂下头,脸上泛起微红,仿佛是少年羞涩,双眼却细细眯起,眸色黑不见底。手指轻抚上脸皮,触手光滑冰凉,就是这一张妖艳绝伦不该在人间出现的面皮,害得他千里奔逃,无处安身立命。不过眼下他脸上另贴着一张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站在大街上转首就认不得的皮子,他心下又觉得安宁了不少。

碧蔓领他去了花园,立在凉亭的阶下。然后他就听到了一个清脆如铃的声音,“呀,你还真来了啊!”江尚武心里似被刺了一下,但还是恭顺地低下头去,“是的,小姐!”“你想清楚了?”即使看不见,他也能听出小姐语中忍俊不禁的笑意。江尚武沉默了下,轻声答道:“小姐救命之恩比天高,姓江的无以为报,心甘情愿为小姐做牛做马。”

便是为奴又怎样呢?天大地大,除了这里哪儿还有他这样的人的立足之地?能安安心心地活下来,比什么都强了,“那么,从此以后你就叫做朱雀了。”“是,谢小姐赐名。”他把头垂得更低些。一只晶莹至透明的手拈着那块五彩丝缘系着的铜牌轻轻抬起了他的下巴,金属冰冷的质感让他的心脏猛地一抽。一张开至极盛处的容颜缓缓侵入他的视线,刹那之间再没了旁的颜色。刷——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他脸上的面具便已被撕开,“小姐——”“做牛马?那倒不必!”光华流转的黑眸灵活地转了转,她满意地吹了口气,朝他笑了笑,说了一句让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话,“来,给本小姐笑一个……”



目录

第六章 跑路 114

第五章 指定 100

第四章 采花 85

第三章 济南 76

第二章 飞仙 66

第一章 抢劫 57

第二卷 开朗江湖游

第七章 出逃 51

第六章 供奉 40

第五章 神伤 34

第四章 造访 27

第三章 闯营 17

第二章 太医 9

第一章 绝色 3

第一卷 相逢即有缘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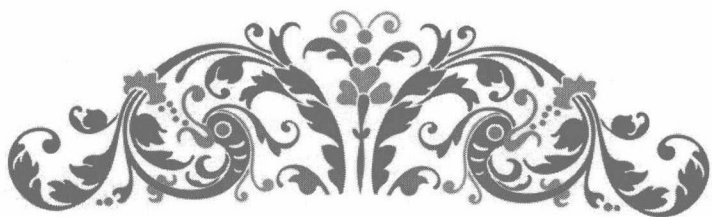
第六章 蜜枣	251
第五章 春色	235
第四章 签言	227
第三章 追踪	212
第二章 许配	204
第一章 灭口	189
第四卷 玉座卷珠帘	
第六章 求婚	178
第五章 慕容	164
第四章 上元	151
第三章 身世	143
第二章 易容	136
第一章 说书	123

第二卷 锵锵二人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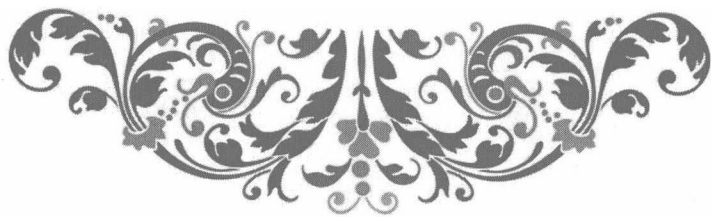
目录

第六章	后殇		359
第五章	归尘		346
第四章	青娥		332
第三章	摊牌		316
第二章	陵阳		307
第一章	夺嫡		291
第五卷 细雨染华裳			
第八章	盟主		280
第七章	承认		265



第一卷 相逢即有缘

『我说，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建炎二十三年十月初七生辰的人。』方海棠心底奇怪，面上却不动声色，任凭他把自己的手腕捏得快碎裂，一声不吭。





第一章 绝色

熙宁十五年的春天。

这个春天分外暖和，才三月时分，临安城满城的桃李都开了个遍，一朵朵姹紫嫣红热热闹闹，春风一起，纷纷扬扬的花瓣打着转儿慢慢飘落，衬着连绵的春雨，一顶顶油纸伞慢悠悠地走过雨巷，满城尽是述不尽的诗情画意。

威严的吴国公府大张旗鼓地开了中门，恭恭敬敬欢迎进一个黄门官并几个侍卫。

一边看热闹的人中有眼尖的已经看出那个黄门官着了正五品的礼官服，于是指着和边上的人轻声道：“看见了没？那是个礼官，国公大人府上又有喜事了！”

有人应声接道：“以国公大人今时今日的地位，难道是要封王了？”

“那也难说！”那人神秘兮兮地左右看看，又笑着挤挤眼，“也有可能是府上其他贵人有喜事了。”

周边人嘻嘻哈哈笑开来：“海棠小姐也有十七了吧，该不是皇上给指婚了？”

“海棠小姐是天上的仙女儿，皇上若不给配个仙人一般的人，我们临安城的百姓绝不能答应。”

这话顿时引起共鸣，引得四周看热闹的人大发议论。

“不许胡说八道！”不远处一个正在廊檐下避雨的书生非常突兀地叫起来。

众人齐刷刷看向他，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背着个包裹，一身点尘不染的白衣，长相颇为清雅。众人顿时纷纷射出有所悟的眼神，脸上浮出不怀好意的笑。

白衣秀士脸上潮红一片，在众人的眼光下梗着头怒道：“天潢贵胄的事也是尔等碌碌之人可以任意揣测的吗？再敢胡说，小心送了性命！”





那几人也不恼，只笑眯眯地望着那白衣秀士，先前说话那老头做出一脸心照不宣的同情之色：“这位书生哥儿生得这般好相貌，又是识文断字的，若是有机缘，倒也足以进国公府谋个差事做。”几人连连点头，上下打量着白衣秀士，眼光轻浮，口中啧啧赞叹：“长得倒真是不错啊！也许真能被海棠小姐看上也说不定。”

白衣秀士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伸出手来气颤颤地指着这帮子闲人：“满……口……胡言，有辱斯文！”

众人听到这种气虚神无的指责，顿时哄堂大笑。那老人“嗯哼”咳了几声，上前一步，略略拱了下手，“我们都是粗人，说话有得罪之处小哥儿别见怪。”

白衣秀士鼻中哼了一声，脸色略霁，但仍叉了手远离了人群站着，显出书生的清高来。

“不过小哥儿也别硬撑着了。国公府外如小哥儿这般的好看人儿多得海去，个个都是使了心计变着法子要进去谋差的。喏，喏，你瞧这，瞧那……”伸指往后巷那儿东点西点，果然见着了不少风流倜傥的人物，男女皆有，男的比女的更要多些，“风雨无阻，四季不断，也不知使过多少法子，能入得门的百人中不过一二。”

白衣秀士一脸震惊，想不到竟然有这么多人都是和自己一样的念头，一时似有些难以接受，茫茫然愣在当场。

旁边一众闲人鼻中哼气，齐齐变脸，一改先前的和气，嗤道：“国公府里就是个扫地洒水的粗役也是人间绝色，你算得哪根子葱？”

“哪有……哪有这等事……”白衣秀士好歹是个读书人，读书人都是要面子的，圣人云“士可杀不可辱”，就算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当着这些下里巴人，那也是绝对不能承认。

只可惜一众闲人亦是谨守闲人本分，国公府外面这类笑话每个月都上演，似这样的秀士见得多了，他们连台词都不用想。有个汉子向一旁同党使个眼色，凑到白衣秀士跟前，摸着下巴上下打量，透着股极其猥琐的神气，“秀才，莫要不服，看你这样子，也是肚子里有墨水的，可惜啊……就是样貌不济，唉，都是人生父母养，奈何啊奈何……”

被人一再取笑相貌，饱学大儒和英雄豪侠或许一笑置之，年少飞扬的少年可受不了，当即反击：“国公府即便门第高贵，又怎会连粗役都是绝色？世间又哪来这许多绝色？”

话音刚落，旁观众人脸上就现出了一种极其古怪的神情，好似就等着他说出这句

话来。白衣秀士心下着慌，隐隐觉得似是落入了别人的陷阱，正不知如何是好，忽听身后几下拍手，一个清朗朗的声音笑道：“说得好，粗役若都是绝色，那绝色也未免太多了些。”

秀士心中一喜，转身看时，见国公府大门的台阶上俏生生站着一个水红衣衫的姑娘，衣饰讲究面目如画，一见便知是大户人家有身份的丫头，倒比寻常富户的小姐还要气派。那姑娘笑嘻嘻伸指刮脸羞他：“可叹你这书生真正井底之蛙，须知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就凭你这点粗浅见识也敢在国公府前乱放阔词？”语调清脆，虽是刻薄话听着却如唱歌般好听。秀士见女子美貌，一笑作罢也不愿跟她计较。

那姑娘轻扣门环，角门拉开一条缝，有人探头出来看了眼，立即打开门，出来几个青衣仆役分站两侧垂手拱立。那秀士眼睛一看到这几个仆役，脑袋轰的一声，恨不得当场有个地缝钻进去。府外这些徘徊不去等候甄选的人也都惭愧地低下头去，许多人心中都是一个念头：“终于……终于有这么一天，我也成了绿叶，只能衬出人家花儿的红来……”

原来这几个仆役，竟个个都是玉树临风，疏眉朗目，个顶个的美男子！

一停小轿落地，水红衫子的姑娘过去掀开轿帘，从轿中扶出一个黄衣少女。面目秀美难描难画，江南春风般这么一站，满湖的翠柳杨花都似没了颜色一般。秀士脑中霎时一片空白，张大了嘴呆呆立着。

周围闲人们大声嘲笑，黄衣少女却头也不回，被仆役们簇拥着进去，角门迅速合上，只有那水红衫子的丫头还朝那秀士笑了笑。

白衣秀士如梦初醒，扯住身旁的那个闲人，顾不得对方嗤笑的眼光，问道：“这位小姐究系何人？”

那闲人看够了笑话，心情舒畅，便发了一回慈悲：“这还不是明摆着？除了咱们国公府里的海棠小姐，谁能有此绝色？”“绝色”二字，咬得格外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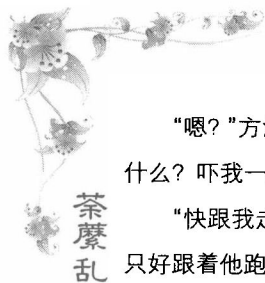
“她就是海棠小姐……海棠小姐……”秀士如遭雷击，站在当地，好似一下子魂魄都离体而去了，口中只余得喃喃自语。

恍惚听见身边有几个孩童，骑着木马绕着他转，口中唱起曲来：“哎呀呀，一见海棠误终身呀……”

方海棠自不会关注那个发呆的秀士，她双足刚踏入国公府大门，就被一个人猛地蹿出来拖着往里疾走，“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她不由啊的一声尖叫起来。

“别喊别喊！小姐是我啊！”那人连忙伸手捂住她的嘴，没好气地低声叫。





“嗯？”方海棠这才看清竟是方府的大总管方令官，蹙眉不满地道，“令叔你这是做什么？吓我一跳。”

“快跟我走！我们边走边说！”方令官一扯方海棠，一路小跑着。方海棠不明就里，只好跟着他跑，跟着方海棠一起出府的侍女金枝也被老总管的异常举止搞得惊诧莫名，紧张兮兮。

“宫里来了个黄门官，指名要见小姐！”方令官跑得气喘吁吁，年龄大了，腿脚也不太好使。

“见我？我有什么好见的？”方海棠怔住。

“我的好小姐，那我哪儿知道。”方令官边跑边唠叨着，气都不喘，“你呀就知道到处跑去玩，成天不着家，大家闺秀哪有你这样子的，小心将来嫁不出去！”语气不耐，眼角却溢着宠爱。

方海棠涎着脸笑：“嫁不出去我就陪令叔喝茶说话打发时间！”方令官横了她一眼，“我哪有这种享福命。”拿她没法，只好交代她回去换衣，自己径去禀告海棠已回府的消息。

一进屋里，贴身大丫鬟紫藤、碧蔓已经带着一帮小丫鬟如狼似虎地扑上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扒了方海棠的衣裳，换上一袭绣了百花飞蝶的曳地宫装，外面披了缀上点点银珠半透明的浅樱红绡披帛。紫藤快手快脚地拆散束发，拿把象牙梳细细梳着，一时心急，齿梳咬到未梳通的发结中，痛得方海棠怪叫：“不就是个太监嘛，你们至于这样吗？”紫藤双手不停，嘴里抓紧机会教育方海棠：“虽说只是个太监，可人家代表着皇上，小姐你可是名门闺秀，要顾得礼仪才是。”

紫藤要梳的是一个最近从宫里传来临安的垂丝连花髻，盘成时有如云遮雾绕，美不胜收，然则其工艺之复杂也绝非一时之功。紫藤一边梳，一边指挥着几个小丫鬟按她的要求帮着挽边上的花形。几个小丫鬟挽了几次，弄得海棠痛叫连连，效果却总是不好，急得紫藤跳脚，差点儿憋不住火气破口大骂。

刚走进来没多久的朱雀站在一边看了一会儿，实在看不下去，闷不吭声地上前替下小丫鬟，两手齐动，手指极其灵活地在发间穿来绕去，看得紫藤等人眼花缭乱，惊呼连连。末了在海棠额头上环了一圈细金链，额间坠下一滴珍珠泪，发间簪上几支蝶翼流苏细金钗，不消一会儿就把那个难倒紫藤几个人的超难发髻梳成。梳了发髻后，他顺手取了台上的粉膏，自然而然地为方海棠化起妆来。这些虽然精致却极寻常的女子妆物到了他手里便似有了灵气似的，动作轻柔飘逸，旁人看他化妆也觉得享受。

不几妆成，揽镜自视，饶是方海棠自负美貌也不由得暗暗欣赏。朱雀所化之妆甚是简单，却深得精髓，有如点睛般将方海棠化得轮廓更为突出，真是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这等妆技若是用在寻常女子身上简直便有脱胎换骨之功。

方海棠对着镜子啧啧称奇，好像发现了新大陆般，朱雀这一手活儿可真漂亮，便连身边这些日常习惯了描眉画唇的女人也远远不如。“朱雀，没想到你竟然有这样的神技。”朱雀见到自己的杰作，眉梢眼角也不由得掠过一丝得意。紫藤、碧蔓、金枝几个也围上来看得目不转睛，连声赞叹。

“你竟比女人还会打扮！”方海棠突然觉得朱雀这人很神秘，不知道他还有多少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朱雀任几个女人指手画脚，只不做声。方海棠心念一动，凑上去一脸天真地眨着眼，嬉笑着道：“朱雀，莫非你其实是个女人？”朱雀闻言足底一个踉跄，脸色铁青，却是敢怒不敢言。紫藤等人神情古怪地望着朱雀清俊无俦但实实在在是个男人的脸庞，捂着嘴笑得喘不过气来。

方海棠又迫前一步，不依不饶地继续问道：“你老实告诉我，你是女人不是？”朱雀冷哼一声，脸上便似抹了一层黑漆般，扭过头去不屑作答。方海棠却越想越可疑，蓦地伸手摸向朱雀胸前。朱雀吓得面无人色，脚步微一措，便避了开去，愠道：“小姐，我是男人，男女有别！”

方海棠讥笑一笑，虽然平时就爱逗他这个闷葫芦，但见他是真的生气了，便涎个脸转去朱雀身前，伸出一指轻飘飘地挑起他的下巴，笑嘻嘻地道：“好嘛，就算你是男人好了。来，给本小姐笑一个！”

一屋子人全笑得打跌，朱雀虽气得想杀人，却也拿她没辙，谁让他当初瞎了眼投奔了这样的主子呢。好容易等方海棠往中堂行去，她似是想起什么，突然回过头来睨着朱雀道：“朱雀你果然是个男人。我发现你有喉结。”

赖公公坐在中厅之上等着方海棠出现，方氏父子相陪坐于下手，方倾世和赖公公聊些不痛不痒的话题，倒也谈得气氛颇好。这次来宣旨，一则是皇帝要吴国公方清远立即携家眷启程赴京，另一则就是要见见以美貌之名蜚声京城的方海棠。

手中的茶是极稀罕的贡品龙井，桌上摆满了酥皮芋蓉盅、奶黄雪梨果、彩虹水晶球、水晶翡翠饺、脆皮马蹄糕、豆香麻糍团、香菠乌糯饭等精致的临安名点。这些南方点心在宫里甚是少见，赖公公颇有兴致地品尝了不少。但一个半时辰后，茶已换了两泡，吃下的糕点撑得肚子胀鼓鼓，方府小姐仍然影踪不现。饶是他城府再深，面上笑意



也已然挂不住。

事实上，起初方府总管回禀说“小姐午睡未醒”时，赖公公就很有些尴尬，但他再不高兴，礼节上仍需客气，当下抢着道：“那就等小姐醒了再见也不迟。”按说听了这句话方便下台阶的官面话，方家父子便应该命令方海棠立即出来见客，毕竟他是一个身负圣意的黄门官，代表着至尊无上的天子。没想到方清远竟只是“哦”了一声，随即吩咐总管：“令官，你去鸾鸣院守着，等小姐醒了，若是她精神不错，就请她过来见我。”

赖公公听了这话差点跌下椅子，敢情要是方海棠精神不济，他还没这福气“晋见”了。传了十几年的旨，这样的事他还是第一次遇上。

方清远见这太监面色不豫，只好堆起笑解释：“小女先天不调身子极弱，时时缠绵病榻，后请到大国手叶昭良尽心延治才略有起色。叶先生再三叮嘱此病全赖平日保养，稍有怠忽便有大虞，公公切勿见怪。”

赖公公自然不敢见怪，连称不妨，这位小姐极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太子妃甚至是未来的皇后，非到万不得已，能不得罪尽量不要得罪了。不曾想一等就等了一个半时辰，他这宦官的面子倒也罢了，皇上的脸色殊不好看，即便是真正的太子妃，这也太过了。

赖公公轻咳一声：“大人，这个……”

方清远只好赔笑脸，心里已经把女儿骂了千回，早不出去晚不出去，偏偏这时出去。其实他这话不公平，方海棠根本就是在外面逛的时候比在家的时候多才对。

方令官匆匆走进大厅，附在方清远耳边小声说了几句。方清远大松了一口气，连忙拱了拱手道：“失礼了，小女已梳妆完毕，这便来拜见公公。”

少顷，三个侍女簇拥着一个翠罗宫裙的少女进来盈盈拜倒。

只听得那少女缓缓道：“方海棠拜见赖公公，不知公公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请公公恕罪。”

恍若珠落玉盘，清脆若琉璃，一粒粒落在心头，说不出的好听。

赖公公骨头一软，呵呵笑道：“方小姐说哪里话，请起请起。”

那少女微微抬首，赖公公只觉星落霜华，呼吸竟为之一顿。一张如花事盛开至极致的脸庞，天下间没有半分言语可以形容这种极致。这一刻，他眼中再没有别的颜色。

一时间他竟有些口干舌燥。



第二章 太医

熙宁十五年的八月，大梁朝国都——平阳。

方海棠懒懒地倚在贵妃榻上，身后垫着几个软垫。虽是夏末，天气还是颇为炎热，可她身上依然搭着一床薄薄的丝被。碧蔓坐在榻前，两手平伸搭在她腕间凝神细察。半晌，方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每每见到碧蔓装模作样、老气横秋的神气，方海棠就有爆笑的冲动，忍笑打趣道：“小国手，是不是没事了？”

“怎么可能没事！”碧蔓瞪了她一眼，“你先天即有不足，心肺两脉皆有大损，即使后天调养得宜，最多也是让你身体舒爽些，这病根子是去不掉的。”

“知道知道，若是不好好保养，这病根迟早就会要了我的小命。碧蔓姐姐啊，这话你天天说日日提，至少也说过十万回了。”方海棠连忙打住这个话题，再说下去，碧蔓能把医典一句句背给她听，她的智慧尚不足以理解这么晦涩难懂的东西，听了也是左耳进右耳出，何必浪费彼此美好的时光呢？

碧蔓失笑，只好道：“你要牢牢记得才好！”

“那我可以出府走动了？我就知道碧蔓姐姐一出手，哪还有治不好的病！”方海棠欢呼雀跃，晶莹双颊上笼上两团红晕，美得不可方物。因为途中受凉发了一场颇为严重的风寒，她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听到赦令无异于出笼小鸟般兴奋，谗辞如潮不要钱地送将出去。

“出去什么呀，别想了！”门帘掀开，个子娇俏长相甜美的金枝端着一碗刚放凉了的燕窝粥走进来，无情地宣布，“刚刚小丫头飞报，夫人带了一大群子人正往这边过



第一卷
相逢即有缘

